皇甫持正集卷第四

上江西李大夫書　親師公上于襄陽之日作也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力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二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

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抱特行者混衆人抱奇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混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居周召之

舊刻難上無之字

文粹作已特行舊刻已

稍字必重改

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錄其皐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贄干犯左右惶懼于旌門之前

論進奉書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

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
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
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
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
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進奉既無程度莫知紀極
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
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
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資深仁之理凡內藏之
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

資舊刻作姿

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
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榷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
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
以開濫關耶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
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
之粃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
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
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州府
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沒於私室伏請每使當

層舊刻作曾

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需居常之歲閉藏送待（一作閉）無敢散洩而干（照待時）刑司如是則大賚於人大神於用矣（悉照抄本與文苑異）

畜李生第一書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畜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于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于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故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息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耻不爲者雖誠可耻但慮足下方今不

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耻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于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恩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疎怠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載拜

疎怠操言作固昧

答李生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于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于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于常雖

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貴奇然亦無傷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耳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粗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

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讐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爲說

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曰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載拜

舊刻讀 據言作說

據言作善言

亦興此有疑有既說

畣李生第三書

湜白時論所以難拯諭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萬轉不遷於末則蕩而失其憒眊無睹囂囂相訾何以得哉始與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及叅正流焉譬與生說先牛馬以說駱駝而非云也生以無傷於正猶易之凡言无咎本皆有咎此未了也易之无咎不一本有由慎故免亦曰咎自已招不可咎人亦曰義生以凡目之當是讀書未熟自僕云無傷也生言非常之物如

何得常故當爾也所以千年聖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爲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蓋非常謂之妖可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縣牛溲馬勃地所常有是常乎生何室生以松栢不艷比文章此不知類也凡比必于其倫松栢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章比也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貴者引茆屋越席易黼藻玄黃之用可乎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別在所爲爾請考之于實生爲易矣試爲僕作難作難作者

是常乎舊刻作是尚乎

視何如相如楊雄也恐乃不能非不爲也楚詞史記太玄之不朽也豈爲資笑謔乎哉如鳥雀啁啾聲斷便已人如不聞爾何足貴也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易文大抵奇也易處幾希矣孟子常引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周遂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猶是生云知難而退爲謙是知不可取然後止非可取而不取者菽麥異生而師惑之何哉生之師且惑菽麥生卷中文能囊包天地耶此不遜悌之言吾不信也詩載

臣之譏君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過于以時奉譏也詩人尚不聞辠生何諱之深乎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生奉書相干宜有畜也又再三瀆瀆不告也韓退之復張籍書曰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固將無所得矣生勗之而已

畜劉敦質書

湜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顛蹶二年以不試狼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且夫以方輪鹿軸而求疾驅迅馳祗是見其坎軻杭杭輥欵而來不安未見其能取一也退則惟其初未通人事謂人之得失或爲在已始求賓與眼中始無人而心巉然謂其天下公議可抵而掇也律身以古人而不知時凡所出行動與今戾其所聞見可揭而行也是以矜勢自取窮辱不能展轉其心乃于再三夫如是可以怨天耶尤人耶罪時耶縱橫耶反覆耶無所歸適乃幡然復故即日裝貧策羸而歸將復愚耳自鈍喰于數晦永無夸人之望出潼關歷

峽游洛順河而東一路逢識友爲道所歸者其疎者口令親者面余咸以爲年未勝冠當役力于名達鋭心于取進而遽以行止爲論是爲佻薄爲太早計謀進而黜退而不能以爲年之少得失未可知不可當遽歸何言止耶則顏子當奔驅進取不宜遽安一室閑而樂也然而顏子安之者時也以爲老而將忘然必當止耶則太公當幽潛伏死不宜復出磻溪而干文王也然而太公干文王者時也夫行止何惑哉不先時而已矣又有以榮爲諭

者是又不然以所聞所得之道在於我者也故不由其道矣雖富而貴爲辱滋甚顧吾道何如哉必富貴然後榮是秦齊梁楚之君當與大舜侔曾參不得爲孝猗頓動天地矣且今之取進者曲拳折人非以爲屈疾趨卑拜非以爲冲妾婦聽以拘錄細計騁門室之辨鈞色適之欲以入其身必見以爲恭低顏以爲惡且悅其所爲容焉必以在乎羣萃默其口而止蓬其外而起理吾盡知之矣然而未言道吾盡知之矣然而未行不必爲粹深淺慎

妾婦舊刻作妾婦

且不測以下疑有脫誤

且不測其所爲與言必下矣與其上援之聲與力
拔與雙登而疊取階崇而級厚順然不知羞偃然
如固有之其所爲然也且直已行道之人常其禮
貌定其交際身不以形勢屈口不以觀望柔行特
其拂心言苦而倒耳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唯道所
存矣夫順人之與拂其人也豈不縣哉必怒其所
爲矣在於羣萃之秀出心畏所加識之高下目指
所取動而正則枉者嫉爲而是則非者形默則相
忌云則不合如是而求志之得道之光德之貴名

言舊刻作爲

雙登而疊取舊刻作偃又疊登而取

貫利以下疑有脫誤

之白聲之充難矣固當決鬱而未通密塞而無歸
浪滂而不救亦其所爲然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傳曰見險而能止者知矣哉困則知變窮則
思反必之後圖余懼其無所爲及也行當持手于
窮澗貫利瀕江穀土練麻而養逍遥溫飽期不失
其所以爲心而已自外皆休請矣人心爲何如也

何如舊刻作如何

夫窮與達非甚相反皆繫於所遭今達而光吾師

舊刻作其

禹皇周窮而獨善吾師顏子窮哀天下負其道以
轘軫諸侯以全仁義吾師仲尼古聖人迹之得失

何殊未全聞彼泰其心此改其樂也故士無遇不遇視其時當其道不失其已百經恠時董生之賢乃賦士不遇司馬遷又從而悲之離騷之文又大于哀自非邇聖人必有偏而不起之弊耳比在城游羣而處其相知心者不一二其餘面而已是以憤懣而誰說意氣不得泄今又遠去江南若復默口將懼無復故出興舒疊傻指而質言之不慙亦唯子之故也

此文未了處尤多

皇甫持正集卷第四

皇甫持正集卷第五

朝陽樓記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爲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所同貢朝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聞土穢水煩人劉吏侵田畝莠而不墾城郭牢而不實時唯李君奉詔而來一年粗洽二年稱治三年大成顧郡之城制狹而專門牆枳扃庭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燀爍清風不下人慢吏褻無嚴諸侯于是掠傍入之利棄可爲之時端景相勢凝土

宋閣板 注一作 宮 舊刻作 相

度木經營未幾興就嶷然登閣豐崇高明朗融耽
耽盡飾沈沈生白致積陰于多陽散溫沴爲祥風
公庭若虛炎天若秋茲焉觀游其政優優密親嚴
客嘉肴旨酒茲焉宴喜其樂亹亹朱衡旅楹君子
攸寧飛磴雲基君子攸躋乃及月春乃擇清辰宴
豆既陳賓寮有容肅肅累累訖聲以止天地若開
泲山如新原隰成文雲霞相陵蕩遠目於天涯蔽
一境于階端四座洗然若夜行之曄于光曜煩之
脫于身畢夕皆下熙然滿足以其直城之東目爲
朝陽詩云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良二千石
若東萊潁川是鳥咸集茲樓可以樹修竹列高梧
矣僉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屈以事高
不心望以卑遠夙夜其官聲績用明羽儀之拜日
月以數嗣而居者致遠請標疇克於將來

枝江縣南亭記

京兆韋庇爲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
羣紛[illegible]增構之責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爲得宜一
月遂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俯湖水桃大驛路地

形高底四望空平青莎白沙控岸緣崖立芰圓蔽
誕沒朱華接翠裁綠繁葩春燭決湖穿竹渠鳴郁
郁潛魚瀝瀝產鏡嬉碧淨島白赤洗翅窺喫纈霞
穀煙旦夕新鮮吟唉喧啼怨憶情綿令君騁望逍
遥湖上令君宴喜弦歌未已其民日列懽游成羣
使纓歎戀停車止征實爲官業而費家貲不妨適
我而能惠衆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目觀而已乎
人知韋君若是也多惜以赤刀効小割異日賦政
千里總戎疆場吾知其辦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

作記刻于茲石以圖永久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
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
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
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
筐韓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
貪攻公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按事之紛錯
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

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生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儇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顓其政而展其才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剸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盛張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

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蓺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膚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庭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

其聞乃刻山石鑱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吉州刺史廳壁記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嚚分土蕃政蓋以近歲適玆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棼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薾然而疲公噫貽良久于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彊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朞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鈆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紲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咍咍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涉茨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

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蔕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陛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于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補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睦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署都其任者廳于門西經始之意衆未喻也前刺史李君爲政更年大惠一州記徵始聞而未至也恩宜利所遺步覽庭內顧以茲爲不厭慮材鳩庸即日即工馮寬顯構相前增葺儼然萃就翩然樂遷六縣之駿奔于是乎肅序百胥之事于是乎總齊羣官之退食于是乎逶迤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之謂乎錄事參軍既荷寵飾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爲記宜異也謂湜書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荆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荆山之南府壓上游置尹視京河置使視揚益同巴蜀吳越之治臻自上古爲天下敵在今爲咽腴

之地置荆南之治否乃天下低昂也夫根之堅扶之必以枝轂之環運之必以輪其宜介之庸賢乃使之瀩光也御史大夫河東裴公尹正大都節度羣州置幙東盡敬之誠以序賓客得弘農楊用乂首分于其軍膏宣燭明風助震聲蹲蹲貔螭萬肺如串乃新治所爰奠賓客前是相承即據而安以耆容蕞以穉憑頑旣謬旣瀆瑟縮未帖玆止厥位俾齊厥務于是用乂立廳于此不偪不豐退公從公式治于中爰得我容息耆定于永久莫若書壁之白故用乂索我以文

皇甫持正集卷第五

皇甫持正集卷第六

韓文公神道碑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寓於韓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條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實爲安定桓王次子鈞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祖叡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

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秀人偉生多從之遊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爲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飢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貶爲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歛手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槖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候令且發留守尹以聞皆太恐遽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

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賊詔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修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元濟出關趍汴說都統弘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審賊勢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先生授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教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爲州縣簿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免之來相計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史袁州如潮徵拜國

一作洞悉海俗。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天物。

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人以藝學淺深爲顧侍品豪曹游益不留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臂血直令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至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辨而銳悉其機情賊衆懼伏賊帥曰唯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

官人舊刻官之疑官字誤

譬先生禍福以著名及王廷湊得失也或以禍福屬句非脫誤

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勑曰朕屈韓愈公爲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爲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爲吏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

悉與三利字疑有脫誤

西葬河南某縣先叔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期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史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必心躍色揚鉤而遊之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僉爲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

史舊刻作決

書舊刻作盡

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實嗜才拔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戁畏以爲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可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宿貨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昶謹以承命湜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敘其系葉德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韓因朝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

可字疑

貨舊刻作代

畫舊刻作盡

昌宜惠遂王秦絕韓祀蟻蝨有子繼王陽翟繼王
安定三王其爵韓世何盛桂胄系雅三祖官下祕
書發祥追錫僕射徑熟道荒物喪其明誰墾其治
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矩基於其身克後其
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有醜何多靡引
而忘天吝其施廉陛乃頹羣心孔哀厥聲赫赫滿
華徧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韓文公墓誌銘 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
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
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
奉功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
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
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
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
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
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躍而
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

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討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挍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窓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耻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棄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

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挍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眞古所謂大臣者耶遷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糴麟悻臣之鉗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長者矣夫人高平郡

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袒壻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痌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彉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嗌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嵎奈知之悲

盧陵香城寺碣

州城南偏寺曰香城基於乾夫姓翟名宣棄地爲

園開池引泉日以昌大登聞于天再勑寺人豐護
羣蠡長史承輯締構綿連殿堂峙起裴高實然洪
收路分平起之年奏移古額始爲寺焉厥後悠久
僧志不專風消雨淋蛟漏雀穿丹白侵剝階甍頓
遷朽樹枿隄涸鮒愁鳶迄于元和翔歷三傳刺史
維崔嗣績於前於是遠公奉命始旃歲年菰歉功
加不延鄭牧來茲脩架是先經之營之門房洞褰
列庫豐厨危危掀掀鄭君既移誰續其編灵師作
主亘公來禪大飾圖象益崇榱椽百祀來勝江山
助妍宜序於銘以刻于堅既序既刻光流億年

護國寺威師碣

師諱丞威姓劉氏河南洛陽人也幼而靜定病天
下無古今無賢愚大馳於勢利沒死而無悔掀然
逸發不懼過正之譏遂以弱年奮而獨知從照師
問佛法次從光師受僧律竟依同學廣師証師講
習其傳天寶八載始如勑度居東都敬愛寺十三
載詔置護國寺於河陰御題雖挂一簣未覆蒼然
古原架構無時於是于僧百賈相聚謀曰將成大

助舊刻作獻下注一作助

功實資衆力若非盛名豐富孰能議而建之乃相與設金翠雲纓花香之飾迎請吾師以至德丁酉歲來爰止師以爲造作土木爲尤滋久就危山無人之境闢蒿萊不由之地比之妨閡害穀不猶愈乎鏟其榛崕才容足處周鄭士庶翕然依之多方誘掖隨機道達折夸者之鋒散執者之迷曉愚者之黑淸貪者之滯勢聲益張走集滋遐靡然而財贍雅然而院列軒房互映圖像增設目前千里足下萬井方肆而大之使後不能加大曆五年正月五日無疾而歿其三月塔成以瘞厥後恩加院額僧經寺事千甍波起萬金堆聚孰不感歎棄栽成于合抱九流源於灩觴推功歸美我則無愧門弟子如岳等以歲時益深流輩向盡懼成蕪滅後人不知乃磨好石託我銘曰

士不拘教矯俗惡兮人警獨出掀攣縛兮能適其靜旣嶢高兮非約非犖結架牢兮厥後因之大而肆兮門人泣落紀成事兮

祭柳子厚文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藉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廻虫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閱班品青衿搢紳屬目歛衽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慘華鐘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群議悠悠積稔竟淹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皐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尚饗

狠石銘

狠石蒼蒼驪山之傍鑱朴礲瘢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遑遑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逵淫刑蹙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狠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爲之棺椁其在唐虞則維窾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坟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摠奇力瘁財殫驅逐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神憤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棘荆

指麾崤潼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刼燧燔于
童蓬顆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
洋洋厥響久長至於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
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訓狠石炯戒千春

讓風

昨以南昌迄于建康悠悠三千厥路何長值子之
喜逢時之祥高桅引帆月抱虹張縱飛挾箭疾激
無妨僕夫謳愉懷戴難忘今由建康抵于我家終
朝之程百里之賒翻然怒號格在灘沙洶洶湍波
蛟螭磨牙胡力甚易爲竟息哀若曰昨非相恩今
非拒戾余本無心於君自爾而不可壽則不當廟
食於天子名書於太史既依巫祝乃方姓氏拔木
周郊亂軍雎水胡有知無知之一彼一此能動天
地其唯精誠日回魯戈霜擊燕廷自我淹留凡幾
晦明咫尺燕越心如縣旌曾不余感孰稱尔靈尔
之好正直今我與尔同好尔之道聰明我又與尔
同道自宜饗應丕俟昭報

持正睦州新安人也元和初進士為陸渾尉

仕至工部郎中辦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請從此辭度謝罪未遑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又大怒曰吾自為頗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庶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酹之今摠集六卷凡三十八篇而碑文已亡豈逸稿尚多耶抑未易輕求不苟為人作耶其歌詩亦不傳洪容齋曰皇甫湜李翺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惟見浴溪詩一篇為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于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于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

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此詩乃評論唐人文章風格殊無可采也湖南毛晉識

三唐人集虞山邵甘來亟貽持正集中少二紙辛巳春日家弟心友為補錄焯記

持正場屋小賦編錄英華中者宜方以類之例附刊集後 甲申初一

又記 康熙壬辰學徒蔣生得皇甫氏必得之王文恪公傳自秘閣而校勘不精訛舛多刻北正德庚辰後附陪溪詩一篇又唐書李倚及韋處厚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皇甫持正集卷第六終

金石錄第九卷唐瀟蘇寺大德陵碑 皇甫湜撰

漢書載持正所賦注云一作陪集今則宋本持正集原有賦也記類州劉凡所進唐人二十家集中持正在焉恨為年久之板刻